

後漢書集解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

集解錢大昕曰數術

當作方術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

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集解惠棟曰劉峻云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少好學常步行尋

師不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

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亡書

三篋篋亦盛書鄭氏云墮方曰篋亦謂之笈史稱蘇章負笈是也棟案說文云板驢上負从木及聲或讀若急是古文笈作板也

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言復繼其父爲公也

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

掾皆不就

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策解惠棟曰固別傳云益州及同隸辟皆不就

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能獲其號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

舉固對策

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貢建舉固也集解沈欽韓曰袁紀陽嘉二年五月庚子詔舉直

言對策者固與馬融張衡三人順帝覽眾對以固爲第一融對大旨言陰陽不和由守令用刑太急民以食爲本農桑失務盜賊所

由起衡對言漢初舉孝廉皆先孝行自辛卯詔書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郡國守相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又言

選舉之任一歸臺閣眞僞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祿祿無取衡乃歸咎於左雄爲胡廣等訟冤文人固陋如此視固之

直指近倖外戚以感悟人主有天壤之別矣惜袁范各

以意刊削二書相校同者纔十之三遂不得見元本詔又特問

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

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

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

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

化曰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

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

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

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曰渥厚之

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

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

改亂嫡嗣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

殆危也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

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集解通鑑胡注喁喁眾口向上貌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

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集解何焯

曰大功二字有訛惠棟曰案袁紀亦云非但加賞賜足曰酬其勞

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集解惠棟曰漢書舊典無乳母爵邑之制也聞阿母體性

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

集解惠棟曰左雄傳

娥亦畏懼辭讓也

夫妃后之家所曰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曰爵位尊

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

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

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延光四年閻氏誅蓋不得

五稔也

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案蓋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

今梁

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

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禮不臣妻之父母鄭元集伏

后議曰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

尊曰高爵尙可然

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而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曰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曰其秉

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

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集解通鑑胡注

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案前

書音義自大將軍下至給事中左右曹爲中朝臣也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

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

真集解通鑑胡注漢制初拜稱守滿歲爲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

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

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今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

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四十八引續後漢書作北斗尙書亦爲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

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諸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官君命喻於人則宜加人喉在咽以理舌

口使言有條理集解惠棟曰漢官解詁云尚書出納斗斟酌元氣

詔命齊眾喉舌傳子云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

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

也集解通鑑胡注天文志云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羅莘云宋說非也言斟酌元化該阜

極以建易道 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權尊執重責之所

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曰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集解通鑑胡注此等議論發之變倖盈朝之時謂之曲而當可也猶

以直而不見容嗚呼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 此言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猶作由是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

復禁化導曰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

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袖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袖音抽集解惠棟曰圖書卽河洛也黃瓊傳云陛下宜開石室案

河洛河洛卽讖也讖書幽祕藏之石室故蘇竟云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是也下云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讖書明

矣

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曰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時施

行顯拔其人曰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

曰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弟舍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弟字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曰因爲議郎而阿母

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曰陷其罪事從中下

集解通鑑胡注從中下者不經尙書

大司農黃尚等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有豫章黃向字文章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農黃向爲司徒向疑作尙注云

尚字伯河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

議郎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周

壽昌曰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即真或固始爲議郎尙是守

官此方眞拜且本傳明云以固爲議郎疾固者飛章陷罪事從中

下是先雖爲議郎而未得拜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

至是始拜也不必如劉說

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

之撰沈欽韓曰明志寧羌州西南有白水自洮州衛流杜門不交

經此有白水關其下流至保寧府昭化縣合於嘉陵江

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集解王補曰厚齋以東漢三公無

君子以爲疵故易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之漸曰進以正

異數見下權曰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

褒儀父曰開義路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

褒之爲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集解劉攽曰注爲其與盟也案文少

字一公貶無駭曰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師入桓公羊

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

此易貶疾
始滅也

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

伯榮王聖女也

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

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

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滯窮路

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滯窮路以

魚爲喻也

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

下繼望

集解劉攽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

可令中宮博簡嬪

嬙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

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爲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

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曰天下爲憂崇尙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

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雲起貌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

集解惠棟曰刑通鑑作形胡注此二語蓋本之緯書

天道無親可爲

祇畏

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

解惠棟曰郎顗奏事引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先謙曰官

本威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集

作畏如字本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眾陰夫窮高則

或作加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謂范曄曰日中則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

移月滿則虧也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

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鍾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

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

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

衰而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絕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

秋集解沈欽韓曰案莊子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

天地篇與注所引稍異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況受願遇

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呂固爲

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長沙耆舊傳云太尉李公時爲荊州刺史

下辟書曰欲采明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一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筭也由是言之蚌乃赦寇盜前蠲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

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

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

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

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之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應卒已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嗜高賜等州土自然安靜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生式式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是賜爲高孝甫孫也胡注臧古職字通先謙曰職後出字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

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

集解通鑑胡注任音王

呂恩信招誘之

集解通鑑胡注

誘音

未滿歲賊皆弭散

集解通鑑胡注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

遷將作大匠

集解惠棟曰袁

紀侍中杜喬薦固在郡忠能由是徵固

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

爲賢養身者已練神爲寶安國者已積賢爲道

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

彼作

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

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

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

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

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人國所觀使

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

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爲寶也幾

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

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珪先王之所

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集解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

沈欽韓曰子方今新序作大宗子敖

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

賢人之符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

爲諸生博極羣籍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

太守策書嗟歎待已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

集解惠棟曰易幽人貞吉漢人皆以爲幽

繫之人六朝始以幽人爲高士此疏疑經蔚宗改竄非復本真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

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

前在荊州聞厚純等已病免歸誠已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

集解

惠棟曰一日猶昨日也注見李充傳

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已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集解沈欽韓曰

黃瓊傳瓊自議郎遷尙書僕射當固對策之時瓊已爲僕射不應固爲大匠瓊猶議郎未遷也前後文自相矛盾袁紀於前則云中

朝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於漢安元年固爲將作大匠上疏則云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較有斟酌

眾人皆怪始

隆崇今更滯也

隆高也崇重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已

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又薦陳

留楊倫

倫見儒林傳

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熙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

家譜也

集解惠棟曰案經籍志王僧孺買執傳昭皆撰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

植見黨人篇也

是日有詔

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已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

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

三府選令史

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相歲舉令史秀才一人

光祿試尚書郎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

云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本號也

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曰爲八使所糾宜

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

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

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

宜止樂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

集解沈欽韓曰此段序述無文理既言牧守非人三語未了忽及君

德又止二語卽云帝納其言云云似略未經意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曰下政有乖枉

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卽位已固

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尙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已楊徐盜賊盛強

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

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

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已至亡國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

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閭

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

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

固已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

帝霍光立宣帝也集解通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閭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

鑑胡注任如林反堪也時誕育百餘日三歲

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閹太后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

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

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

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

康陵塋帝陵也

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已比

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

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曰

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

誣固罪

集解沈欽韓曰世以此章爲馬融所作然史不指融名又其事爲梁太后所寢得已袁紀於桓帝初元劉文謙立清

河王固等下獄乃云融爲冀作表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

手范於祐傳亦載其事則融所奏卽固被誅事不在質帝時且既

云飛章當沒其主名豈得先曰臣聞君不稽古無曰承天

書曰粵若稽古

顯撰造之人其非融作明矣曰臣聞君不稽古無曰承天

若稽古

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集解惠

棟曰鄭玄注尙書云稽同也古天也故云不稽古無以承天也臣

不述舊無曰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

觀堯於羹

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

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至色也榱桷柱櫨弗藻飾也茅茨之蓋

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飯不易也集解周壽昌

曰注引太公兵法云斯所謂率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率述也

曰文王烝哉通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

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

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

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

呂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輻輳曜日大行在殯路

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

用玉集解惠棟曰高誘注呂覽云紉作胡粉今

人業之曹子建搔頭傅粉蓋漢末有是飾也

槃旋偃仰從容治

步集解通鑑胡注從容舒緩也案治步謂舉止

妖冶通鑑作治步誤沈欽韓曰集韻治文態

曾無慘怛傷悴之

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

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

集解惠棟曰前書丙吉云三公典調

陰陽職所當憂也

璇機不平寇賊姦軌

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機玉衡也機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則責在太尉續漢志

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

書大傳云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則責之司馬司馬猶太尉也固

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

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

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

深於毀君固之過疊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集解惠棟曰昭十有九年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殺梁傳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棟案親病嘗藥義見墨子六經富有明文而逸耳許世子

心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藥之義累及其親子罪莫大於累父故不弒而書弒此與范甯之註不合蓋漢義也書奏冀

言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

左右進鳩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尙能

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集解先謙曰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

官本今作令

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國伏尸號哭推舉侍醫

集解通鑑胡注推舉者勅

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奸也設於此時因能窮冀弒君之罪倘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復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凶豎之手可謂忠有冀慮其事泄餘而才不足矣惠棟曰前書顏注侍醫侍天子之醫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謝承書曰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

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冀為南陽太守侍掾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集解惠棟曰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云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趙明誠云後漢書注皆云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棟案蔡邕作漢記十意意即志也亦因避改趙說是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

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

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

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

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

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曰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等

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曰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

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霍光立之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

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孫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

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議不

至憂至重可不

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

至憂至重可不

熱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

霍光通鑑胡注就翼而言萬事皆可國付之悠悠至於立嗣天下國家之大

之興衰在此一舉翼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

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曰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

立爲嗣

霍光通鑑胡注蒜於質帝爲兄尊也同出樂安王龍親也先是蠡吾侯志當取翼妹

先謙曰官本

霍光通鑑胡注時在京師翼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

當作常誤

霍光通鑑胡注曰相奪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翼

霍光通鑑胡注

恨蒜說翼明

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

集解通鑑胡注謂恭懷后及太后也

秉攝萬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

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翼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

集解通鑑胡注

重直用反再也

翼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

集解通鑑胡注凶凶意氣惡暴也案凶與匈同前書蕭望之傳

云吏牽持何句

自胡廣趙戒曰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

與杜喬堅守本議翼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

集解

通鑑胡注以眾心屬于清河王猶望可立也

復曰書勸翼翼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

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

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

械上書證固之在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

鑕也鑕音質

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翼

間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

四固臨終敕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塋之地不得還
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江水注李
固與弟圖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
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書作五十七史云五十四必有一誤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

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

等曲從己吉爲凶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吉下當有物字與下成事爲敗文理相屬也

成事爲敗

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

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

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

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

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史閭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駿爲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赦吏驗實就殺之集解惠棟曰茲世家作慈華陽國志云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慮變報仇賃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先謙曰官本郾作偃沈欽韓曰監本作偃城案傳云遣三子歸鄉里又云下郡收固三子則基茲之死當在漢中本
郾城誤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兩

曰四通謂之衢郭璞注曰四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集解通鑑胡注固弟子

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八十五汝南先賢傳云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尙義之心

年十四始欲出學聞潁川杜周南開精義於長社亮造門而師學焉
南奇而偉之案據此則亮非固年始成童
成童年十五也禮記周

弟子乃博士弟子之慕義者耳
年始成童
成童年十五也禮記周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
集解沈欽韓曰案文鉞字衍右秉鉄鎖詣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
集解杭世駿曰夏門亭長即杜喬故掾陳留楊匡也見下
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夫既曰託爲亭

吏則李固傳所謂夏門亭長者非即楊匡明矣
特此亭長亦非常人耳
味其所以呵止郭亮者殆故謬爲是語以顯斥之若誠守露

尸禁臨之令不少寬假焉者庶亮與董班得相踵守喪殉尸而不

去耳
意將如杵曰之詭程
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
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亮曰亮

含陰陽曰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曰死相懼亭長

歎曰居非命之世

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

跼

跼曲也跼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震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耳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也

目適宜視聽口不可言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

哭固而殉尸不肯去

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耦耕

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

漢中赴葬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斂歸葬

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沔水注固墓在南鄭縣長柳村

明統志在漢中府成固縣西三十里唐韋皋作記

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

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

李固集十卷隋十二卷

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曰爲德行一

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

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

集解通鑑胡注

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

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

遇此

太公謂祖父邵也

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

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

集解沈欽韓曰

袁紀作固之僕隸案下云變從受學則非僕隸也

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

六尺之孤

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文姬謂成曰若李氏

得嗣君之名義

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

姓爲酒家傭

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集解惠棟曰史記樂布傳云賣庸於齊爲

酒家人司馬貞云謂庸作於酒家因別傳又云臨淄界內與謝承書略同而華陽國志仍云徐州酒庸家也

而成賣卜

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曰女妻

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

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變乃召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

集解惠棟曰固別傳云靈

帝卽位時月經陰道暈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西揚芒迫月熒惑入大角犯大座其占當有大臣枉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固月經陰道圓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案華陽國志言月經陽古暈字讀爲圓義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變曰先公得通也

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

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

集解通鑑胡注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

焉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召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

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

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

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

論語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雙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

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賊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糜沸耳慈明亦悟

靈帝時拜安平相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東平

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

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

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

藩變曰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爲

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曰貨

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曰實西園

事見宦者傳

變上書陳諫辭義

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

冀

集解惠棟曰同上計者猶今同年生也孔北海陳長文皆有同歲論

亡奔邵邵僞納而陰曰告冀

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

後發喪

集解劉攽曰案甄邵遷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封謂拜郡詔也

邵還至

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

集解

惠士奇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

著其背賈山云衣赭衣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

曰詔貴賣友貪官

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

正咸傷惜焉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時吏民愛敬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

父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史二千石喬少好學

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

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

表狀云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

功曹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召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

集解惠棟曰濟陰太守汜

宮

集解惠棟曰皇甫謐云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孫

家焉音凡

濟北相崔瑗等減罪千萬召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

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

常侍等曰無功並封喬上書諫

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喬書曰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

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序各受封爵天下惴惴神人共憤案袁紀喬上書諫在己爲太尉之後考帝紀喬以建和元年六月代胡廣爲太尉袁紀梁氏五侯封於元年七月曰陛下越則喬已遷太尉時也當從袁紀此下有建和元年蓋衍

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

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曰功過末世闇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並帶無功之紱

紱音頡篇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

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

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

前書敘傳注張晏云齊斧越斧也以整天下也虞喜志林云齊當爲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姚寬云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張其齊斧音齊棟案

今御覽仍音齊古文借作齊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

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集解通鑑考異此章袁紀在爲太尉本傳在爲太尉前宜從袁紀

益

州刺史种騫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昌金蛇遺梁冀事發覺曰蛇

輸司農

集解通鑑胡注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

翼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

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

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

曰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

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綵鳳璧乘馬一依舊典

又冀屬喬舉汜宮爲

尚書喬曰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

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同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棺等因共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

抗舉也

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

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

續漢書曰喬諸生歐伯常

與鮪同止冀通史執鮪爲喬門生集解周壽昌曰通鑑考異云喬前已免官此誤也案范史意謂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事速之加罪也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

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

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

集解通鑑胡注星行者戴星而行正文臺曰類聚九十七謝承書作

楊章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

集解通鑑胡注吏守衛戶喪驅護著赤幘著側略反

蠅蠟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曰聞

集解通鑑胡注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

官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

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

集解沈欽韓曰杜喬墓在彰德府林縣北二十五里

明統志在磁州北二十五里姚村

葬送行服

集解先謙曰葬送疑誤倒

隱匿不仕匡初好學

集解

沈欽韓曰初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廝長

縣也音機政有異

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收

豕云

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

弘大也言非一塗也集先謙曰官本無人字

立言踐行其

言必踐

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

狗求也

將曰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

風使生曰理全死與義合也

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

夫專爲義

則傷生

貴義則賤生也

專爲生則竊義

竊違也集解先謙曰竊虧也專爲物則害智

則役智

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

故爲害

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也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

上曰殘閹失君道下曰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

殺身曰成仁去之不爲求生曰害仁也

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

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曰爭大義確乎

而不可奪

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

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

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願視胡廣趙

戒猶冀土也

集解王鳴盛曰言固則喬自見王補曰李杜議立清

遂白太后先策免李固而以胡廣代爲太尉冀之奸謀得遂李杜並罹於禍皆胡廣爲之也范氏於廣傳言共李固定策大義不全以此譏毀於時所謂直書其事也及論李固則曰至哉社稷之心願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是又互文見義均爲史法所在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尹稷也

道亡

時晦終離罔極

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

變同趙孤

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

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也集解惠棟曰弦直謂固也事見續漢志及風俗通變忠正同于固故云世載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三校補

李固傳漢中南鄭人

地詳公孫述傳

少好學注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

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三年地震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

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地震太后攝政之應也其論災異似亦有關於內學案固於內學本有父業可傳兼以博訪名師不遠千里自當淹貫惟本傳載其上書奏記皆援據經義推詳漢制有典有則不愧一代儒臣卽論地震爲災亦本天弛陰陽動靜之常理非尋常術數家言也此所以能舍命不渝乎郤爲漢相而損在方術故學不可不損

遷居黃門之官

官本遷作還

子弟祿任

官本任作仕

斗爲天喉舌集解王補曰

至

作北斗

柳從辰曰御覽五引本書亦作北斗天喉舌斗上有北斗

案據下文皆止言斗則北字非本有

斗斟酌元氣注斟元陳樞

官本注元下多氣字

大司農黃尚等

官本尙作尙

集解惠棟曰

至

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

農黃向爲司徒向疑作向

柳從辰曰詳順紀閣本官本文注均

據惠氏補注則所據北宋本順紀與本傳皆作向明矣然北宋

本紀注既仍作向字伯何不云向字文章知章懷原本固是向

字故日向疑作向以黃向字伯河明見周舉

永和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

柳從辰曰袁紀永和二年有固議荆揚盜賊盤結事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奏免江

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

侯康曰據華陽國志與高賜同見劾

太守爲昆即其人也柳從辰曰據廖寅校本華陽國志支宜雅

宣作宜趙應卒已廖注卒當作辛江夏南下廖注案脫陽南二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曰練神爲寶安國者

曰積賢爲道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彼作精

柳從辰曰

袁紀神亦作精練神作積精

是曰巖穴幽人集解惠棟曰至六朝始曰幽人爲高士此疏疑經

蔚宗改竄

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是以嚴穴幽人肥遁之士疑袁先改竄而范仍之也

固乃與廷蔚吳雄上疏

案雄字季高已附見郭躬傳

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

官本曰作自屬下文讀

昔昌邑之立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官本注脫孫字

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集解先謙曰官本當作常誤

錢大昭曰當闕本作

嘗非也謹案當猶值也值娶冀妹故時在京師也官本依監本作常乃殘訛闕本又改常爲當耳

復曰書勸冀翼愈激怒

官本冀字不重

太后聞而不誅

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李固別傳作太后聞而誅之與此異

變字德公

官本變字不提行

酒家具車重厚遺之

案車重猶驕重

杜喬傳河內林慮人也注累祖吏二千石

案祖亦世字避改

林慮今相州

縣也

續志林慮故陸慮今彰德府林縣治

少爲諸生

柳從辰曰袁紀云少以孝悌稱

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已上

案崔子玉宿德大儒家無撓石梁商首辟辭疾不應其在濟北李固

奉書致禮其賢抑可知矣冀雖或善之非冀私人也喬乃意氣用事不加考察劾其臧罪至千萬以上此豈可信以此推之其

謬多矣

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

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光祿勳杜喬代胡廣爲太尉則本書

桓紀作大司農杜喬爲大尉乃誤文也

喬據執舊典注一依舊典

官本注末有也字柳從辰曰雜事祕辛帝納冀妹有太尉喬司徒戒以迎詔

補靳長注靳今徐州縣也

今鳳陽府宿州南

吳延史廬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

恢或作倅音徒

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已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

復不盡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

集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領

領者西白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龍三也

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集解官本考

證曰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沈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

欽韓曰水經注甲騎作騎田都龍作部龍

希望其

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雨

車有兩輪故稱雨也

昔馬援曰薏苡興謗王陽曰衣囊微名

微要也音江堯

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集解周

壽昌曰祐字季英故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贈遺常牧

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集解惠棟曰袁

長羅縣也後漢并長垣有長羅澤季英牧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猪處先謙曰官本檐作檐是檐乃通作字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

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

爲郡吏舉孝廉將行郅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

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爲轍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爲道

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祀及祀轍注云祀轍者

難集解劉攽曰注以芻棘柏案禮記云苦芻棘柏此少一苦字也

先謙曰官本兩祀轍作犯轍考證云爲祖道注掌王玉功曹曰祐

路以祀及犯轍犯字監本誤祀從周禮大駟文改正

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

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謝承書曰眞字夏甫

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

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召光

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

憂人何以休不行略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界

署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爲膠東相之前

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

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

名東夏

東夏東方也尙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泉太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

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遣之宏曰今郡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類同豈聞仲尼有違類同之義府

君異其對卽曰

祐政唯仁簡己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

然後斷其訟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斷作科釋名云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

召道舊之或身

到閭里重相和解

集解惠棟曰袁紀云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

市單衣市單衣呂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

性慙懼詣閭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呂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案解先謙曰官本人作仁考證

云仁毛本作人何焯云他本同作人錢大昕云古書仁人二字多通用然以人義爲長

使歸謝其父還已衣

還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

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今若背

親逞怒

若汝也逞快也

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

自繫

在手械

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

案解沈欽韓曰縣令爲明府始

見於此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爲明府失考王補曰明府亦稱明廷見張儉傳侯相稱明府見史弼傳太守稱明府見劉龍及杜密

等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

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

曰負母應死當何已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

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已報吳君因投纆而死

繩爲纆投之而纆也纆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

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廢微之敬在膠東書不入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

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

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

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

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

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相

鯛陽縣屬汝南郡音紂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馮爲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

孝子次瞻病畢拜觀鄉里老皆有名著於世

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延篤字叔堅南陽犂人也

犂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

謝承書云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爲氏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集解惠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季度堂溪典高石闕銘云字伯并趙明誠云當以碑爲主棟案古人名字前後改易者多季度一字伯并猶虞詡一字定安也經典序錄云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子伯升句曰能諷之本義下多諱字官典深敬焉欲寫左氏傳無因而注之紙唐溪典以廢殘記與之篤以殘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極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閭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

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爲勃

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集解錢大昕曰此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先謙曰今仍爲鄒縣治

曰師喪弃

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

作東觀

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大軍營司馬崔實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舉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

有四篇號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辭梁傳曰故士造

曰漢記

范甯注云辟君也範辭

動依典義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篤爲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集解汪文臺曰文選辨亡論注

謝承書云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憂官如家卹民如子又書鈔七

十六謝書云篤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郡老少歸之

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也後有趙張前書贊云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

梁冀遣客齋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

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瘕驚癇除邪逐篤發書收客

鬼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案漢中常侍吉成侯

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爲文飾是篤乃闕尹支黨故得不羅梁

氏之禍不然冀之橫暴睚眦觸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

仁孝前後之證篇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

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

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孝爲百行之本

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略也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

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

則功多推此曰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

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

衛之功效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

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綯

說文曰綯繁綯飾也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

四體謂手足也

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

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

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君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辭也集解錢大昕曰

葛本仁作人今本論語人作仁案初學記友悌部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人爲長也

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疏爲大孝曰心體本根爲先

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

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幾乎言

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智參不得不賢於顏子

蓋曰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

者則互曰爲稱虞舜顏回是也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

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後稷曾孫也能修復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

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總兼其美也集解惠棟曰寔榮云公劉教行葦世稱其仁趙璘稱公劉仁慈行不踐生草運車以避葦葦葢韓詩有是說也

管仲曰九合爲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于鄆兩

會于葵又會于葵丘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曰此而

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嶲太守李文德

集解惠棟曰州輔碑陰有處士李德亦南陽人

人與叔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闕其名

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

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

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

論語孔子曰道之將

廢也與

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

櫛梳坐於客堂

孔安國注尚書曰昧爽也爽明也案解法欽陵曰客一本作容是也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

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釋名痛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體容

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是則隱蔽自障者皆謂之容

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杜預注一室半已後實之謂之室堂前有屏蔽之設故曰容堂也王補曰容

堂下有食赤烏之舞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

朝則誦義文之易

大宛之蒜歌晉國郇瑕氏之鹽四句見御覽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

楚辭

遂宇鑿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

逍遙猶翱翔也徐鉉案詩傳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

百家眾

氏投閒而作

言誦經典之餘

洋洋乎其盈耳也

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

盈耳

渙爛兮其溢目也

渙爛文章貌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

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

宋玉大言賦曰天地爲輿員天爲蓋也

不知世之有人已

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

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

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集解沈欽韓曰案說文作筑以竹曲五絃之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樂也索隱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

東修謂東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

事具逸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

束修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

年十五

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詔下交

不黷

易繫辭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

色愧曰報音女板反如此

而不曰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

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撥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

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

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案篤爲南陽人楚漢之際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曰

爲折中案解惠棟曰今左傳正義引延叔堅說當是服虔所采沈欽韓曰隋志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然不載其左傳解蓋

隋志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沈欽

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周壽昌曰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爲著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稀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

書

書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召佞辯至尙書郡守

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

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年

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守宋祈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斂史百

餘人皆白太守尋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案解官本考證曰注悉

條諸生諸本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慄素行險

同生字疑衍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慄素行險

辟僭倣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

威愛雖隆必示之曰威體雖貴必禁之曰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

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孝王景

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

而

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

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

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正妙反

內荒酒樂出

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

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州司不敢彈糾

傳相不能匡輔陛下墜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集解惠棟曰蔡

邕石經論語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包咸云孝于惟孝美大

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

今流俗本作孝乎梅氏撰僞尚書以惟孝屬下讀改孝于爲孝乎

遂失本真也錢大昕曰案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人好用此語三國志陳思王植傳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吳三嗣主
傳友于之義薄矣許靖傳注處室則友于不穆晉書長沙王乂傳
友于十人同產皇室東萊王綦傳曾無友于之情王惲傳虧友于
欺薦之義傳咸傳無友于之情孝友傳論篤友于而宣範宋書陸
江王禕傳克敦友于桂陽王休範傳先帝穆於友于范泰傳孝慈
天至友于過陸南齊書豫章王疑傳友于之愛垂友于之性朕友
于之深王思遠傳友于甚至梁書陳伯之傳朱鮪涉血於友于南
史齊文惠太子傳太子見上友于既至梁臨川王宏傳武帝於友
于甚厚袁彖傳辨讞之日友于讓生北史李順傳篤穆友于見稱
於世李謐傳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薛聰傳友于篤穆房彥
謙傳上副聖主友于之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
意要皆濫觴于役漢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集解惠棟曰用左傳祭仲語
先諫曰官本無左下十一字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集解王補曰史弼封事處人骨肉義盡仁至帝以至親不忍而慍
終以逆謀坐貶弼意蓋師張敞論霍氏也二章並不見納要爲處
外戚親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衛禦非
藩之法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已聞帝曰

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慳竟坐逆謀貶爲瘞陶王弼遷尙書出爲平

原相集解汪文臺曰蔡邕傳注謝承書云弼遷山陽太時詔書下

舉鉤黨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

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

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集解通鑑胡

注髡笞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

坐平原傳舍而責弼也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樂安

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桓帝爲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晉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桓帝爲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

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搢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前書曰凡人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函五常之性

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它郡自有平

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曰逞非理則

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

職送獄

集解通鑑胡注郡僚職謂諸曹掾史也

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曰俸贖罪

得免

俸音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

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

集解沈欽韓曰謂大郡太守視事未及一

蕃皆得舉孝廉小郡亦得歲舉也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桓帝時如此詔書非一度也弼知多權貴請

託乃豫敕斷絕書屬

屬音之欲反

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

求假鹽稅

集解沈欽韓曰案河東有兩鹽池則後漢仍推其稅

積日不得通

集解惠棟曰袁紀門長不爲通

生乃說曰它事竭弼而因達覽書

集解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說謂說請也先謙曰官本竭作竭

是

弼大怒曰

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上有乃字

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

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

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怒

集解先謙曰官本怨作怒是

遂詐

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

送到峭澗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

罪足已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

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郡郡弼若今之寺也弼

漢郡弼乃郡守自爲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百郡弼在

洛陽中東城下步廣里中案百官公卿表大鴻臚屬有郡弼長丞

師古曰主諸郡之弼在京師者周壽昌曰郡弼即平原郡公置之

弼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弼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已

免君無乃蚩乎集解周壽昌曰案蚩即嗤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

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與此蚩義同光武紀幾爲虜嗤樊宏傳

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

懷詩數數今自陶丘洪曰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

蚩注與嗤同府年三十卒集解惠棟曰元和姓纂云昔文王闢里閔散懷金里

丹朱居陶邱爲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

九

殷獄名或作美亦名美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闕天學平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馴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美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陂城

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

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歸田里

集解先謙曰官本弼作刑考證云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

校刑竟謂徒役期滿也段頤

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

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

中出爲彭城相

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會病卒

裴瑜位至尙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雉瑣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魏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烝烝

仍也烝烝猶

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杆又何壯也

仁矧矜物義曰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

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有封下有子字是

史弼

顏頤嚴吏

顏頤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

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

畢萬之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

集解沈欽韓曰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地名盧家樂土壤肥饒子

孫世居焉

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與

鄭元同門相友

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帝皇后之從姪

也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目是敬之學終

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

集解沈欽韓曰鄭玄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

則古三斗當唐一斗也左定八年傳疏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

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曰知錄宋沈括筆談云子受詔考鍾律

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復行宋

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曰武

素有名譽乃獻書曰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

言幾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預注曰幾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

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

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

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務聞水出

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

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

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死集解劉歆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遠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書陳謀及庶人

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

久矣敢愛其誓言哉無目則曰誓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曰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

目而視攢耳而聽也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謂準

也案解惠棟曰蒼頡篇攢聚也作官切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見和紀

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

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

制也集解惠棟曰盧植奏事下

又云所以承先祖也見初學記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

何勸之有豈橫叨天功曰爲己力乎

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集解惠棟曰圖與

地圖也牒宗室名牒也披圖則知

諸王分國案牒則知宗室遠近也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

不競也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

勃碣海也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

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

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

朝奪猛位也集解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

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

云云非植意也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

泉尹氏立王子朝何休云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集解何焯曰諸

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子官司馬之屬

之倖

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

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

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集解惠士奇曰其後冀州

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旋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子幹之言中矣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

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

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曰疾去官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

解其事意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作尙書章句禮記解詁經籍志云植注禮記十卷時始立太學石經曰正

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

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

同穴猶紆曲也

臣前曰周禮諸經發起紕謬紕謬不成

喻義之乖僻也集解惠棟曰紕謬疑紕謬之訛禮記大傳云五者一物紕繆鄭元云紕繆猶錯也釋文云繆音謬本或作謬敢

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集解惠棟曰古文科斗謂尚書毛詩周禮

左傳也能通古文則知古訓故云近於爲實漢世儒者不中興曰信古文爲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降在小學也

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眾也自有傳左傳曰邾穀悅禮樂而

敦詩書也

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集解惠棟曰指古文經說先謙曰官本令作今其與春

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集解惠棟曰左氏傳春秋毛詩

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裏

宜置博士爲立學官曰助後來曰廣聖意會南夷反叛曰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曰非急務轉

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

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

五行傳劉向所著朓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

緩則臣驕慢故曰此謂君政舒緩故曰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

行遲而月行速也

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集解惠棟曰日食必在朔

古用平朔於是日食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

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曰火德化當

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

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

原其所禁而宥

也三曰禦癘

防禦疫癘之氣

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

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

嚴實也

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

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同枉也

同邪

禦癘者宋后

家屬並曰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

拾曰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于天上

帝震怒罪在難赦也

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

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禘

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呂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

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

選舉之事責成主者

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獨略細微

獨除也

帝不省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

集解惠棟曰劉昭云漢末有中郎將不知何時

也持節曰讓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

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

造作雲梯垂當拔之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征角失利抵罪案范

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欸稱時人說皇甫之不伐汝豫之戰

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

資之續漢書以爲失利抵罪失其實矣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

盧中郎固壘息軍已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

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

其功已其年復爲尙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

董卓已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

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

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

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

集解惠棟曰魏明帝先賢傳作彭伯羣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集解劉

文少之字不成文理惠棟曰先賢傳云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

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說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魏氏縣東南也卓果

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集解先謙曰官本山上沈欽韓云續漢書云隱居上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書云植隱居上谷軍都山

立費肆教授好學者自遠方而至郡國志云廣陽郡軍都故屬上

谷明統志軍都山在幽州昌平縣西北二十里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

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土穴集解沈欽韓曰植墓在涿州東何村里土人呼爲南臺不用

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

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

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

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

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

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

薄醪音張茂反曰張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

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爲餅不可咬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植有四子毓最少先謙曰官本中書郎無書字考證云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論曰風霜已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集解沈欽韓曰晉書劉毅傳蠶蠶作

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雷寢駭耳集解沈欽韓曰六韜軍雖賁育荆

駭出於意外故也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未有允豫奪常者也行貌

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當植抽白刃嚴問之下追帝河津之間

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

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

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王補曰史記論贊指意

辭事必取之本傳之外義法森然未嘗稍亂即昌黎碑志銘詞亦

未有義具於本文者或體製所宜事至覆舉則必補本文之間缺

夾深鄭氏望溪方氏言之綦詳鳴盛之說其蔽甚焉植之追帝河

津詳見何進傳再舉於此則爲複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且追帝

誠爲大節孰與固止董卓抗議廢立此詳彼略正史法嫡豈先計

傳鳴盛乃云傳無一語突見論中所謂強語不知者邪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歧集解先謙曰官本歧作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

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祖字監本誤作子從毛本改今案歧祖

名亦無考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志曰歧娶馬敦女宗

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

遇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妹嫁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

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上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微

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集解惠棟

曰馬敦嚴弟官至虎賁中郎將敝衣字富作敝張揖云倉解詰云

藏拂也史記藏席索隱謂側而行以衣藏席爲敝不能正坐當賓

主之禮也沈欽韓曰敦女融之從父妹傳云兄女誤先謙曰官仕

本注志作注敝作禮考證云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仕

州郡曰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類曰蓐蓐也聲

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遇無箕山之操易曰

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遷之義避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集解

曰嘉協韻歌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集解沈欽韓曰御覽

北墓銘也九百九十六趙歧藍

賦序云子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永興二年辟司

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

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郡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

縣西決錄曰歧為長抑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

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

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玳音郡人召玳進不由德皆輕

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玳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

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

見衛恒草書勢朱賜王僧虔伎錄作朱寬張懷瓘書延熹元年玳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集解惠棟曰戡字玳果

收歧家屬宗親陷召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

東從事為玳所殺戡音翦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魏略再使

傳延熹中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為郡功曹趙息所輕侮衡弟

甚悲欲滅諸趙及爲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與此傳岐先棄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厯自厯官歸爲郡功曹者異

姓名賣餅北海市中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魏略云著絮巾布袴賣餅

時安上孫嵩年二

十餘遊市見岐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乘轎車入市

察非常人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三輔決錄

注云嵩問岐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實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

嵩名卽曰實告之遂曰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

集解惠棟

曰劉向列女傳云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

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

集解沈欽

韓曰歧孟子題辭云余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遂屯離蹇諸性遁身

十有餘年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

我劬瘁瞻我皓首訪論藉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還漂靡

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

此題解知之以

歧作扈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

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

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譏次曰爲禦寇論

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豎專權歧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

石有文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

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歧與

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曰爲帥歧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歧

爲副

集解王補曰李傕以黨逆遣華竊殺王允擅秉朝政慮關東討卓之師問罪於己因遣馬日磾與趙岐爲之撫慰以王臣

而受賊顧指俸資并蔽辱莫大焉然此固溫嶠出尹丹楊藉手滅

數之會也惜乎二子之智不足及此歧猶致劉表之委輸日磾則

奪節於袁術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

足羞已

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
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
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
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
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
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
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
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歧使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卽遣兵詣洛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

集解

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

未座不爲表所識歧遂識之

刺史

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

歧曰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

司空舉呂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爲

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

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

其像居主位皆爲讀頌

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冢圖賓客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宿尚當謂四賢情好則

兼有平生親厚也

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

上覆呂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

決錄傳於時

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

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越執

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

視而見衣冠之瞻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

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席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

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

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集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

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歧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

得反不記也惠棟曰案劉氏既有刊誤而萬歷二十四年國子監

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劉

氏刊誤乃得其實又注常以元冬下缺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

而寢十二字夢下缺此字字下缺曰字言必有中下摯虞注云夢中指言發貶之事中下缺于授其人子俱評之抑微通理十二字遺下缺因字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補沈欽韓曰魏志注歧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嚴象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

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

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裁者所衣也相承本邪卿出疆專命朝

作縫義亦通集解惠棟曰謂追帝河津時也邪卿出疆專命朝

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集解惠棟曰注左傳無此文案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專之可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四按補

吳祐傳今大人踰越五領注九真都寵三也

官本注寵作寵

祐曰光祿四行

錢大昭曰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

卒成儒宗

案戴宏傳公羊學有公羊傳序曾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何休稱爲先師均見徐彥公羊疏

官至酒泉太守注年二十二

官本注作三十二

輒閉閣自責

官本輒誤轍

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曰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

柳從辰曰祐時爲膠

東侯相非縣令沈說似誤案漢制王國相比太守侯國相比令長膠東侯自賈邯復封後僅食一縣沈蓋比方言之

逮長妻到

官本妻字重文

年九十八卒

柳從辰曰一統志祐墓祐父恢墓在今東明縣西二十里吳家村

延篤傳南陽犍人也注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并貨牛黃注吳普本草曰

柳從辰曰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魏吳普

桐君雷公扁鵲華佗李氏所說案吳普已附見方術華佗傳其書隋志載六卷此言一卷佚已多矣

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

至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柳從辰曰仲

讓父之喪宣光抗言亦救孫程之徙況題名不必定出

自己作傳本以述功臣乎惠氏以此譏之未免過刻

濟時則功多

官本時作事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注因地之性

官本注性作利與今

孝經
文合

洋洋乎其盈耳也注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官本注無此九字

雖漸離擊筑集解沈欽韓曰

至取以爲名

柳從辰曰樂書云筑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項細

肩圓品聲按柱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唐代編入雅樂案前書高紀注引應劭云狀似琴似瑟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

曰筑師古則云今筑似瑟而細頸章懷乃云今筑形似箏有項

有柱說文謂箏筑身樂則筑必亦似箏是其形有三矣說文云筑五絃御覽引樂書云十三絃淮南泰族訓高注云筑曲二十

一絃是其絃數抑有三矣據風俗通言箏樂記五絃今并梁二

州箏形如瑟或曰秦蒙恬所造段玉裁謂古箏五絃秦改十二絃變形如瑟魏晉以後箏皆如瑟十二絃唐至今十三絃筑似箏細項然則觀箏之變遷而筑之變遷從可知應氏所謂似琴者就古筑言之顏氏所謂似瑟者就唐筑言之箏變形如瑟故顏云似瑟實卽章懷之似箏也五絃二十一絃雖繁簡不同皆言舊制唐以下亦以十三絃爲斷

高鳳讀書注事具逸人傳也

官本注具作見末無也字

恐如教羿射者也注左右觀者數千人

數千人官本注作百餘人柳從辰曰據史記原作數

千人官本非

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官本注也作焉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

藝文志延篤集二卷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五引篤答張奐云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

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喜不可言惜不完未審所論何事矣案伯英張芝字芝負長子附見奐傳篤對奐稱其子蓋亦論學也

史弼傳陳留考城人也

考城卽舊縣更名今衛輝府考城縣東南

終用敦慢

柳從辰曰袁紀敦作惇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注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

官本注被作彼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官本注由作自

昔文王嬭里閔散懷金注乃求有莘美女官本注美作氏

而其後不大注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官本注無此十二字

盧植傳多列女娼官本娼作倡正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注馬融注云官本注無此四字

趙岐傳京兆長陵人也長陵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爲皮氏長注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今絳州河津縣西二里

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沈銘彝曰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何爲韻案古韻歌麻

本不分部也

岐及從兄襲侯康曰襲仕至敦煌太守見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三輔決錄

因譏次曰爲禦寇論注闕豎專權官本注闕誤闕

因共上爲青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闕溫傳注作豫州刺史掾從長曰據魏志注引魏畧賓預仕至豫州刺史

在未至荊州之前而范史失載及客荊州魏畧亦僅言岐復與相遇爲表陳其本末而無共上爲青州刺史事蓋互有詳畧惟錢氏直以豫州爲青州異文則太疏又一統志嵩墓在安邱縣西南引水經注云汶水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是嵩之官卒葬此也

集解沈欽韓曰魏畧云頃之賓碩

石同

病亡岐在南爲行喪

也

沈銘彝曰齊乘云孫嵩墓在安邱南四十里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八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

聞趙臺卿傳始語爲孫賓石也

建安六年卒注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柳從辰曰一統志岐墓在今江陵縣東南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

侯康曰漢人多於墟墓間圖寫古聖賢形像水經注所載司隸校尉魯恭

冢荊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甯州嘉祥縣尚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邢卿亦有倣而行也